

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调查分析综述

陈萍萍¹

易洪刚²

摘要

汉语语音偏误分析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1994-2012年的相关文献，搜索到《世界汉语教学》等学术期刊发表的10篇针对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声母偏误、韵母偏误和声调偏误的分析及总结，找出造成偏误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希望本文能从新的角度发现新的问题和对策，以期提高在泰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能力。

关键词： 泰国学生 汉语语音偏误 综述

¹ 上海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minx_sho@hotmail.com

² 宋卡王子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助理 honggang-yi@hotmail.com

Summary of Chinese Phonetic Errors Analysis of Thai learners

Chonticha Tangpongsatian³

Yi Hong Gang⁴

Abstract

The Chinese phonetic errors analysis is a key aspect for studying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This article had explored relevant documents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website at www.cnki.net during the years 1994 to 2012,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世界汉语教学). The author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se phonetic errors regarding consonants, vowels and tones, and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above-mentioned, as well a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ppropriate teaching. Moreover, this article is expected to be able to reflect the problems in teaching Chinese and to provide better solutions from new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enhance both Chinese teachers' teaching and Thai learners' studying abilities.

Keywords: Thai learners, Chinese phonetic errors, summary

³ M.A. student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minkx_sho@hotmail.com

⁴ Assistant Presid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t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honggang-yi@hotmail.com

สรุปผล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ผิดพลาด ทางสัทศาสตร์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ชลธิชา ตั้งพงศ์เสถียร⁵

Yi Hong Gang⁶

บทคัดย่อ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ทางสัทศาสตร์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ส่วนสำคัญอย่างหนึ่ง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ขั้นตอ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ภาษาที่สอง บทความนี้ได้สำรวจเอกสาร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ในเว็บไซต์ www.cnki.net ตั้งแต่ปี 1994-2012 พบผล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ทางสัทศาสตร์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ศึกษาไทย 10 บทความ ซึ่งตีพิมพ์ในวารสารทางวิชาการการศึกษาภาษาจีนโลก (世界汉语教学) โดยได้ทำ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สรุปผล 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ของเสียงพยัญชนะ เสียงสระ และเสียงวรรณยุกต์ และหาสาเหตุที่ก่อให้เกิด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ทั้งสามด้านดังกล่าว พร้อม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ที่เหมาะสม หวั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ว่าบทความนี้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สะท้อนปัญหาและนำเสนอวิธีการแก้ไขจากมุมมองใหม่ๆ เพื่อย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ด้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ผู้สอนและ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ได้

คำสำคัญ : 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ทางสัทศาสตร์ภาษาจีน, สรุปผล

⁵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โท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วิชา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ฐานะภาษา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ชียงใหม่ minkx_sho@hotmail.com

⁶ ผู้ช่วยประธานสถาบันขงจื้อ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สงขลานครินทร์ วิทยาเขตหาดใหญ่ honggang-yi@hotmail.com

在对汉语语音偏误研究的分析中，大部分学者都是通过泰国学生录音样本，然后判断出偏误的现象。其中，蔡整莹、曹文的研究比较系统，通过泰国学生与中国学生的录音样本进行比较，并运用了语音软件 Wincecil 进行分析。此外，部分学者也通过教学经验对所调查的样本进行分析，并提出纠正对策。

(一)、声母偏误

学者们通过对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声母偏误主要出现在“k、h、j、q、x、z、c、s、zh、ch、sh、r”。蔡整莹、曹文（2002）的调查中也统计出泰国学生汉语发音声母偏误的问题在“k、h、j、q、x、z、c、zh、ch、sh、r”11个声母上。本文根据泰国学生偏误出现的规律，把容易形成偏误的声母分成以下几类。

1. k、h

李红印（1995）指出泰国学生在学习汉语发音时，需要注意的是泰语重鼻音的问题。泰语 ห、ฮ [h] 是个喉擦音，与元音 -ะ [a]、-า [a:] 拼合时，带有明显的鼻音，如 เฮฮา [he:ha:]。泰语重鼻音的发音特点直接影响到了汉语 h 声母的学习，学生把泰语的 ห、ฮ [h] 代替汉语的 h。如，“你好！” hǎo 发音时舌身后移，气流通过声门时摩擦成声。由于发音部位靠后，泰语 ห、ฮ [h] 有比较浓重的鼻音（陈梅，2010）。洪炜（2008）还表示有的学生虽然注意到了汉语 h 与泰语 [h] 在发音部位上的不同，但却产生了另一种类型的偏误，将汉语 h 和与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相混，把 h 发成 k。尤其在初级阶段，学生经常混读，分不清声母 h 和 k 的读音，如把 hē shuǐ（喝水）读成 kē shuǐ，把 kā fēi（咖啡）读成 hā fēi。

2. j、q、x

j、q 是舌面前音，泰语里没有相同的音。吉娜、简启贤（2004）指出泰语的 จ、ฉ(ช)，拉丁文转写为 c、ch，实际读音为 [c]、[c'] 与汉语的 z、c 相当。因此泰国学生初学汉语时，即把 จ、ฉ(ช) 拿来对应汉语的 z、c，也拿来对应汉语的 j、q。蔡整莹、曹文（2002）表示泰语中的 จ、ฉ(ช) 还具有轻微的塞擦现象，这使 j、q 更具有相似性。所以泰国学生发汉语 j、q 的错误率比较低，调查中 j、q 的错误率 25%。不过洪炜（2008）和冯丽（2012）认为有的学生意识到汉语 j、q 这两个音与泰语의 จ、ฉ(ช) 音不太相同，于是调整了舌位，但因为没有把握好，发出的音不够准确而且存在偏差。因为 j、q 只能与韵母中的齐齿呼和撮口呼相拼，也就是汉语韵母 i 和 ü，而在泰语中 [i] 通常可以与辅音相拼发作尖音。所以在泰语中舌尖前音 [i] 与汉语中的 [i] 舌位是不相同的，更靠近舌尖部分，受这一韵母发音位置的影响，学生在发舌面前音的时候，舌的位置都主动靠近舌尖，造成发音的不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 x 虽与 j、q 是同一个发音部位，但错误率相差较大。蔡整莹、曹文（2002）从调查中发现声母问题最突出的是 x，错误率为 100%。他们通过语音软件 Wincecil 分析出泰国学生在 x 发音时声道收紧点偏前而且湍流较强，是个类似 [s] 的发音。事实上，大部分泰国学生正是用 [s] 来代替汉语 x。

3. z、c、s

汉语中的 z、c 是舌尖前塞擦音。蔡整莹、曹文（2002）表示在泰语没有相应的音，只有舌面中音 จ [c]、ฉ(ช) [c']。当学生遇到汉语的 z、c 时，往往用

[c]、[c'] 来代替。在泰语中有舌端音 ส(ศ) [s]，再学习汉语 s 音，学生很快就能掌握了。从调查中发现汉语s也不出现偏误，反而在汉语z、c出现的偏误率高达50%以上。另外，洪炜（2008）还提到由于汉语c和s发音时从成阻到除阻都有一股气流，听感上有相似之处，加上泰语里就有s这个音，所以学生也很容易将c发成s。

4. zh、ch、sh

李红印（1995）发现泰国学生在声母发音上的“痼疾”是发不好舌尖后音或卷舌音“zh、ch、sh、r”。泰语没有卷舌音、学生常以舌面中音 [c]、[c'] 和舌端音 [s] 来代替。蔡整莹、曹文（2002）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些来自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同学，他们的sh发得都比较好，原因是他们的母语中有[ʃ]。对泰国学生来说由sh到zh自然要比较难一些，再“送气”发“ch”就更难。

洪炜（2008）把这组偏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与李红印的调查中相吻合，将舌尖后音 zh、ch 用泰语中的舌面中音[c]、[c'] 来代替。泰语里没有舌尖后音，学生在发 zh、ch 时，没有把舌头向上翘起并将舌尖向前硬腭靠，而是习惯性地用舌面中前部向前硬腭抬起，发成类似 [c]、[c'] 的音。从调查数据中还发现，将汉语 ch 发成 c 的比率较高，这可能还与泰语里用拉丁字母 ch 表示 [c'] 这个音有关。第二类是将汉语 zh、ch 发成了类似舌叶音。与第一类不同的是，产生第二类偏误的学生能够意识到汉语 zh、ch 与泰语 [c]、[c'] 的不同，但没能掌握正确的发音部位，因此发成了类似舌叶音。第三类是用舌尖前的 z、c、s 替代舌尖后的 zh、ch、sh。虽然泰语里没有舌尖前音也没有舌尖后音，但就发音原理来说，发

舌尖后音时需要将舌头向上翘起，标记性强，发音的难度大，学生不容易发好。而相对来说，舌尖前音 *z*、*c*、*s* 的标记性弱，比舌尖后音稍微容易一些，因此有的学生一旦掌握了舌尖前音，便可能以之代替舌尖后音。但却很少有学生用舌尖后音替代舌尖前音的情况。因此，泰国学生容易把汉语 *zh*、*ch*、*sh* 和 *z*、*c*、*s* 混读，这用中国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习惯说法，就是“平翘不分”。平翘不分影响意义的表达，应该及时纠正（吉娜、简启贤，2004）。

5. r

吉娜、简启贤（2004）指出拉丁文字母 *r* 在泰语和汉语中表示的辅音各不相同，泰语的 *r* 用 *r* 转写，实际读音是 [r]，是一个舌尖中颤音，而在汉语中的 *r* 表示的是 [ʐ]，是一个舌尖后浊擦音。泰国学生初学汉语时不能准确发 [ʐ]。但因为汉语的 [ʐ] 与泰语的 [r] 在听感上有较大区别，泰国学生就受学习英语的影响，用近似英语的 *r* [r] 来代替汉语的 *r* [ʐ]。

洪炜（2008）在调查中发现汉语 *r* 常发成舌叶中音 [j]。泰语里有舌面中音但没有舌尖后音，所以学生发 [j] 音相对来说要比发舌尖后音容易一些。由于汉语的 *r* 与 [j] 音色接近，学生容易将汉语 *r* 发成了 [j]。另外，也有学生发成舌尖中浊变音 [l]，这可能是由于泰语里有 [l] 音，所以学生容易发生混淆。

（二）韵母偏误

1. *ua*、*uo*、*ou*

李红印（1995）发现泰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时常混读 *ua*、*uo* 这两个韵母，有时把 *ua* 读成 *uo*，有时又把 *uo* 读成 *ua*，如 *huáqiáo*（华侨）读成 *huóqiáo*。

许多泰语教科书都把 ัว 韵母注音为 [u: a]，但经过调查发现与声母拼读时，实际发音有两个，[u: a] 和 [uo]。如 หัว (头)、มัว (模糊) 的韵母发音是 [u: a]，而 กลัว (怕)、ตัว (只) 的韵母发音却更接近 [uo]。与汉语不同的是 ัว 韵母的这两个实际读音并不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在泰国人听来没有什么不同，可以看成是 ัว 韵母的两个变体。ัว 韵母发音的这种不稳定性影响到了泰国学生对汉语 u a、uo 韵母的正确听辨，从而混淆它们的音。

何霜 (2011) 对各个阶段的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复元音韵母的偏误进行调查，分析出 uo 韵母从初级到高级，偏误都比较高，偏误形式也变化得比较缓慢，在初、中级阶段 uo 都有 6 种不同的偏误形式，到高级阶段也还有 4 种，而且不管哪个阶段都有泰国学生会把韵母 uo 发成 [u: ə] [ua] [ou] [o] 的偏误形式。从调查中可以看出，uo 的偏误形式在初级到高级是最多的，其中，经常出现的偏误形式为 [ua] 和 [u: ə] (偏误率共 15.3%) [ou] (偏误率 13.9%)、[o] (偏误率 13.4%)。这说明，这些偏误形式在泰国学生汉语习得的不断进步中在缓慢地递减。

泰语 ัว 韵母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能清晰地听出是发 [u a]，所以 uo 混读成 u a [u a]、[u: ə] 的概率比较大，而 u a 读成 [uo] 的情况比较少。uo 和 ou 的相互混读，调查中发现其中 uo 代替 ou 的次数占了 [ou] 的偏误形式的 9.1%，用 ou 代替 uo 的偏误率为 13.9%。ou 混读为 uo 多出现在单子表中，而 uo 混读为 ou 则多出现在词语中，但两个韵母连续出现时，则会相互混读。uo 混读成 [o]，是因为发 uo 音时，舌位、唇形变化都不到位的缘故。uo 发第一个音时，口型应比单韵母 o 小，发出 u 音后，再发出 o 音，但有些泰国人发 uo 音，口型几乎没有变化。

2. i a、ie

李红印(1995)表示泰国学生常常混读 i a、ie 这两个韵母。泰语中有一个与汉语 i a 发音相似的韵母 เื่อ, 这同样是泰语 เื่อ 韵母实际读音的不稳定性造成的偏误。许多泰语教科书也都把韵母 เื่อ 的读音标注为 [i:a] 和 [iɛ] 两个读音变体的。例如: เื่อ (老婆) เื่อ (坏) 的韵母发音是 [i:a], 而 เื่อ (啤酒)、เื่อ (辫子) 的韵母发音却更接近于 [iɛ]。受此影响, 泰国学生学汉语时时常把 ji ā (家) 读成 ji ē, 又把 ji ē (接) 读成 ji ā。

吉娜、简启贤(2004)认为产生 ie 偏误一方面 是受汉语拼音 e 的误导。汉语拼音的 e 代表了好几个音, 在单韵母 e[ɤ] 中, 代表的是 [ɤ], 在复韵母 ie, 代表的是 [ɛ]。初学汉语的泰国学生在读有 ie 的音节时, 很容易把 ie 发成 [iɛ] 或 [i a]。另一方面是受泰语双元音的影响。泰语的双元音中, 只有 [i:a] 比较接近 [iɛ], 因此, 学生就把两个音混读了。

另外, 雷婷(2011)从发音方法进行分析 i a、ie 偏误, 她认为是开口度的大小造成偏误。泰语中的 เื่อ 韵母的发音开口度介于 [A] 和 [ɛ] 之间, 在国际音标写作 [æ], 泰国学生学习汉语时, 把泰语中的 เื่อ 音代替双韵母里 [iɛ] 中的 [ɛ]。而且, 泰语中元音和辅音的拼合过程中并没有韵母 [i] 的过渡, 所以, 泰国学生发韵母 [iɛ] 和 [i a] 时, 存在的偏误不仅仅是 [A] 和 [ɛ] 的开口度大小和准确性的问题, 而且由于丢失了韵母 [i], 造成泰国学生发类似的音如“姐姐”“家”时产生语音偏误。

3. i、ü

雷婷(2011)表示撮口呼是汉语中以 ü 或 ü 开头的韵母, 发音部位是舌位前、高、圆唇。泰语没有

撮口呼，很多初学汉语的泰国学生刚接触 ü 时，普遍感觉发这个音不太容易。泰语有齐齿呼的发音 [i]，在泰语中写作单元音 อี。泰国学生通常把 ü 或以 ü 开头的韵母发成 i[i]，这样泰国学生就把本来应该发成撮口呼的韵母发成了齐齿呼。发撮口呼时，嘴唇是圆的，发音部位与齐齿呼 [i] 的发音部位相同，可以说它是 [i] 的圆唇化。汉语中凡是含有 ü 韵母的音节，部分泰国学生因为不能“撮口”，而影响了发音的准确度。

另外，一些汉语语感比较好的泰国学生，他们能够体会汉语教师在撮口呼发音时嘴巴是圆形的，也尽力去模仿，结果发生偏误的现象常常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就是把“鱼”发成了 [ju]，这是因为泰语和汉语一样，也有 [u] 的发音，泰语中写作单元音 อู。

4. o

吉娜、简启贤(2004)在调查中发现汉语拼音的o在韵母中代表了三个音素，在韵母o[o]和uo[uo]中，代表的是 [o]，在韵母ao[au]中，代表的是[u]，在韵母ou[əu]中，代表的是 [ə]。初学汉语的泰国学生在读有ao、ou的音节时，很容易受o的误导，把ao发成[ao]，把ou发成[ou]。其实，泰语双元音中的เอ就读[au]，与汉语的ao相同，泰语双元音中的เออ读[e:u]，与汉语的ou相近。

5. ao、ei

李红印(1995)汉语ao、ei韵母的读音偏误，是受泰语 อว [a:u] 韵母的干扰，泰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经常舌位靠前，把后[a]发成前[a:]。此外，还将[a]音拖长，由[a]向[u]过度缓慢，口形变化大。这样，在念“好、高、要、到、报、套”等词语时发音总是不太自然。

泰语中有一个韵母 ui [u:]，发音比较特别，汉语没有，发 ui 时，舌身后缩、舌根向软腭处抬起，口腔紧张，如 ui [mu:]（手）、 ui [su:]（买）等。这种发音习惯使得泰国学生在发汉语的 ei 韵母时，也常常舌身后缩，舌根抬起，把 ei [ei] 发成 [ɤ:i]，如“美、给、陪、黑、飞、妹、备”等字词就是这样发音的，听起来颇为生硬。何霜（2011）也提到在汉语中的复韵母没有长音和短音的区别，但是泰语的复韵母有长音和短音之别，而且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泰国人在说自己的母语时，都是软声细语、拖沓娇柔。所以泰国人把在母语中的发音习惯带到汉语习得中来，把许多汉语韵母元音发成长元音。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三个汉语水平阶段的泰国学生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母语的发音模式的干扰是拖音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韵母 ei 放在双音节词的后一个字的位置。

6. uei、iou

何霜（2011）表示泰国学生发韵母 uei 、 iou 的韵腹丢失偏误率比较高，把汉语 uei [uei] 读成 [ui] 的偏误率为 49.2%， iou [iou] 读成 [iu] 的偏误率为 38.9%。这主要是因为泰语韵母中没有 uei 、 iou ，只好拿其他音来代替。泰语中的 ui [ui] 类似汉语的 uei ， iu [iu] 类似汉语的 iou 。同时，也受汉语拼音拼写形式的影响，造成复韵母的拼读错误。按照汉语拼音方案， iou 、 uei 自成音节是不省写，而在跟辅音相拼时，要分别省为写 iou 、 uei 。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泰国学生有用泰语标识汉语发音的习惯，他们在记录三合元音韵母时，也是 ui [ui]， iu [iu]。所以，由于 iou 、 uei 发音的难度系统较大，而且汉语拼音记录的不是实际读音，这给泰国学生习得汉语语音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 声调偏误

汉语和泰语都属于有声调语言，声调在这两种语言中都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汉语声调有四个调类：高平调（阴平）、高升调（阳平）、低曲调（上声）、高降调（去声）四种调型。调值分别为55、35、214、51。泰语有五个声调，主要分为：中平调、低平调、降调、高平调、升调，调值分为：33、21、41、24、14。在学习汉语时，泰国学生大多使用母语的声调来替代汉语的声调。在《汉泰词典》(2002)上注释着泰语声调与汉语声调的对应。这一方面为泰国学生学汉语带来了方便，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负迁移（蔡整莹、曹文，2002）。李红印（1995）与吉娜、简启贤（2004）的调查中表示泰国学生学习汉语声调并不困难，声调偏误主要是调域上的准确性，偏误最严重的是一声和四声。

1. 阴平

蔡整莹、曹文（2002）指出泰国学生说的汉字调在区别性上是可以接受的，但那是在单字的情况下。两字以上连读时情况有所不同，如果说得过低往往会与上声调相混。从调查中，李红印（1995）、陈晨、李秋杨（2007）及大多学者都发现汉语的一声是个高平调，读音高而平，调值是55，泰语第一声是中平调，调值为33，泰国学生读来却不够高，调值总达不到55。负迁移作用使泰国学生发汉语阴平调时一般偏低。

2. 阳平

蔡整莹、曹文（2002）表示汉语阳平调值为35。是高声调，而且多从发音一开始就往上升，即使开头有点降也是时间很短，一般感觉不到。而泰语的第五声

虽然也是升调，但发音的起点很低，调值为14，并且再升上去之前总有一个可感的降程，整个音节时长比汉语阳平要长，所以总觉得泰国学生在发阳平的时候说得太慢。

3. 上声

雷婷（2011）表示汉语上声的调值是214，调型是低的曲折调。汉语上声最明显的特征是，音高从半低音降滑到低音，在低音处稍微拉长，调尾再略为上升并减弱。而泰语的第二声升调的频差小于汉语的上声，或甚至没有升调，调值只有21，即使是长音也只能延长到211，音高变化始终没有汉语明显。因此，泰国学生发汉语上声时，往往降得不够低，升得不够高，对上声的“拐弯”准确度较差。

另外，从调查中吉娜、简启贤（2004）汉语在两个第三声相连时前面一个要变读为35，但他认为泰国学生初学汉语时不容易掌握，如：“我有哥哥”中的“我有”可能被读成214-214。音长在泰语中是别义的，泰语的元音有长短的对立。泰国学生常把汉语句子末尾的第三声发得和句子中间的第三声完全一样。

4. 去声

汉语去声是一个高降调，发音从高向低迅速滑落，短促而有力，声调起点既是调值最高点。泰国学生读来却不是这样，泰语中的降调是第三声，调值为41，音高大约从中音逐步降到低音，音节时长较长，在降之前也有一个预备阶段。降差比较小，发生的重要偏误是去声调最高点后移了。这样，从声调起点到最高点增加了一段弧度，从而也就加长了去声的时长，听起来便有了这种过降过长的特点。蔡整莹、曹文（2002）认为四声调出现这样的偏误，另外有一个心

理方面的因素是泰语中若降调音节短促，就会给人以不礼貌的感觉。但他们用这种“礼貌”调来代替汉语去声的时候，就使得汉语的去声音节拉长了。此外，李红印（1995）还表示在多字组中，四声字也总是读得过降过长。如果多字组中的字词都是四声调，过降过长的偏误总是集中在末字上。

5. 一声 + 四声

李红印（1995）在单字调的读音中发现，一声调的偏误不是很普遍，而在“一声 + 四声”组读音中，一声调的偏误则十分普遍，而且听起来更低。而四声调仍然存在着过降过长的偏误。从调查中，“一声 + 四声”组的双音节词，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四声调过降过长，一声调由高平变低平。这种组合中出现的声调偏误很有规律，发生的频率也高，可以说只要一声调字词与后面的四声调字词连读，就会出现这样的偏误。泰国学生对“重音”式词重音的强化集中表现在末字为四声调上，当读“一声 + 四声”二字组时，自然而然地把四声调的末字读得特别重，把后字读得重一些，长一些，降一些，就压低前字一声调的音高，由高平变为低平。

（四）产生语音偏误的原因

通过调查，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主要分成以下几个原因。

1. 母语的干扰

泰语和汉语相同的发音规律可以形成有效的正迁移，而泰语和汉语语音方面的相异点和相似点在泰国学生

学习语音的过程中则成为很强的负迁移因素，造成了大量的偏误。母语的干扰是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

陈晨、李秋杨（2007）在第二语言语音学习过程中表示，从初级阶段，学生一般自然地按照母语原有的发音习惯来发汉语因素，这样母语的底音就在整个发音习得过程中的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人们对母语之外语音的感知是带有先验成分特点的。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认为，人们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对语音的感知是现实语音刺激和已有的知识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学习者对第二语言语音的感知程度跟母语语音系统有关。泰国学生的语音知识和经验总是干扰着学生对汉语语音特征的接受和听辨，其偏误一般分布在两种语言发音特征比较接近的因素上，这在学习的最初阶段表现的尤其强烈。但在学习的中高级阶段，一些学习者的发音“痼疾”似乎无法根治，语音特点似乎已经定型。这就出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的化石化现象，就是泰国学生汉语语音习得最大难点。

2. 《汉语拼音方案》引起的偏误

蔡整莹、曹文（2002）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一种拼音字母，而不是单纯记音的音标，其中 a、e、i、o 这些字母代表的因素不止一个，如：a、an、ian、iang，这三个韵母中“a”的实际发音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用同一个字母来表示，所以学生就容易把它们发成同一个音。另外，《汉语拼音方案》中有许多省略式也误导了学生的发音。如：o、iu、ui、ü、üe、üan、un、ün。

3. 两种文字发音符号书写方式的差异

吉娜、简启贤（2004）认为产生偏误还包括两种发音符号书写方式的差异造成的偏误。泰语和汉语的辅

音都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但两种语言在用拉丁文表示送气与否是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泰语的拉丁文转写形式用h来表示送气，比如ผ(พ)、ถ(ท,ธ)、ช(ค)、ฉ(ช)转写为 ph、th、kh、ch，分别读 [pʰ]、[tʰ]、[kʰ]、[tʃʰ]，ป、ต、ก、จ转写为 p、t、k、c，分别读 [p]、[t]、[k]、[tʃ]。汉语拼音没有表示送气的专门的字母，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用不同的字母形式来表示，如 b、d、g、z表示不送气的 [p]、[t]、[k]、[tʃ]，p、t、k、c表示送气的 [pʰ]、[tʰ]、[kʰ]、[tʃʰ]。这样，汉语拼音的 p、t、k、c就容易被初学汉语的泰国学生按照泰语的拉丁文转写形式读作 [p]、[t]、[k]、[tʃ]。这一原因笔者认为影响并不大，一般来说，泰国学生初学汉语时，更习惯用泰语文字拼写记音，与泰语本身没有太大关系。两种文字书写方式的差异反而是英语和汉语，在使用拉丁文时，学生更容易与英语的发音相混。

(五) 语音教学对策

大部分学者是通过两种语言进行比较，找出相异和相似点，让学生意识到两种语言在发音部位及方法上的不同，并给出针对性的纠正。蔡整莹、曹文（2002）和陈梅（2010）在文章也都提出了教学对策，如：解决x的发音问题，z、zh混淆不清的问题，发h时重鼻音的问题，以及r与l混淆等。笔者认为洪炜（2008）的教学对策较为系统，根据 Clifford Prator 提出的“难度等级模式”，通过比较汉语和泰语声母发音系统、拉丁字母书写系统，并结合15名被试声母发音偏误情况，同时参照汉语不同声母标记性强弱特征将汉语21个辅音声母的学习难度分为六个层级（0-5级），并在六个学习难度等级中给出声母教学顺序，分为三个阶段。同时，也提出了纠错对策。

(六) 结语

通过总结这10篇针对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分析出泰国学生学习汉语语音主要出现的问题，并总结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时，部分学者也提出，这对汉语初学者的学习提供了很大帮助，更好地提高了教师在汉语语音教学方面的效率。希望本文能从新的角度发现新的问题和对策，并改进不足，提高在泰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能力，也希望未来能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蔡整莹, 曹文。(2002)。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02)。
- 陈晨, 李秋杨。(2007)。汉泰语音对比研究与语音偏误标记分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04)。
- 陈梅。(2010)。零起点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及对策。**柳州师专学报**(05)。
- 冯丽。(2012)。初级泰国留学生汉语语音学习的偏误分析。**文学界**(理论版)(03)。
- 何霜。(2011)。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复元音韵母偏误分析。**百色学院学报**(06)。
- 洪炜。(2008)。初级阶段泰国留学生声母发音偏误考察。**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01)。
- 吉娜, 简启贤。(2004)。泰国学生初学汉语的偏误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03)。
- 兰海洋。(2010)。泰国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研究综述。**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04)。

雷婷。(2011)。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及纠正方法。钦州学院学报(02)。

李红印。(1995)。泰国学生汉语学习的语音偏误。世界汉语教学(02)。